

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

周祖谟题



此书对古汉语同义虚词
进行的开拓性研究，必
将有益于广大读者。

鍾彥祖題

《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序

探讨古汉语虚词的书很多，它们只研究和阐明词的义项。至于开辟新的途径，专门研究同义虚词的书，就我所知，余君这本书大概是第一部。

这本书分同义虚词为若干组，每组又分正文、小结、附录三部分。正文部分将上古汉语同义的虚词列为一组，并分别举例加以说明；小结部分则对该组音义上的有关问题作总体阐述；有些词的义项是否与这一组相同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则附录在这一组的后面，放在后起虚词之前。这是这本书的体例。

余君研究同义虚词，在审定词义和说明词义的由来两方面用功最勤。目前某一虚词的义项有多少，各家的认识颇不一致。哪些义项是可靠的，哪些是臆造的，还需要认真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大家认为比较科学。章太炎先生《王引之新定助词辨》中竟举出了许多是臆造的。王引之的书尚且这样，其他的书大概都不能例外了。余君有鉴于此，他非常注重审定虚词的义项。他认为一个虚词的义项，应当是客观的，研究虚词的词义应当注重它的社会性。他从虚词的语言环境反复考虑，确定它的可靠义项，剔除它的虚假义项。审定每个虚词的义项时，都进行了反复的考辨。这是他致力的一个方面。

往日研究虚词的书，多注重义项的分析，比较忽视这些义项产生的由来。有时虽然也谈到了，那只是个别现象。全面注重这一问题的是黄季刚先生。黄先生对《经传释词》写了许多批语，1980年发表在《湖南省语言学会论文集》中，后来又发表在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经传释词》里面。他的批语意在说明词义的由来。例如《释词》说：“以，词之用也。”黄氏说：“《说文》：以，用也。此本义。”《释词》说：“以，由也。”黄氏说：“由者，因之借。以、由、

因，声之转。”《释词》说：“以，为也。”黄氏说：“以即为之借。”《释词》说：“以，犹谓也。”黄氏说：“此条诸以字，皆以为之省耳。”《释词》说：“以，与也。”黄氏说：“此以又为与之借。”《释词》说：“以，犹及也。”黄氏说：“以犹与，与有及谊，故以亦有及谊。”《释词》说：“以犹而也。”黄氏说：“而者，乃之借，用为连属之词。以、与声通，亦用为连属之词。”《释词》说：“已，既也。”黄氏说：“已既之训，由巳午引申之。立于午望前，谓之巳；望后，谓之未。”《释词》说：“已，太也，甚也。”黄氏说：“已甚之训，亦由巳午之巳引申而有过谊。”《释词》说：“已，此也。”黄氏说：“已本音详里切，与此同为齿音，故得通假。又巳、伊、维、焉皆有是义。”《释词》说：“已，语终辞也。”黄氏说：“语终之已，乃矣之借。”《释词》说：“已，叹词也。”黄氏说：“已，叹词，乃唉之借。”《释词》中的“以”和“已”共列了十二个义项，黄先生都作了精当的解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示人以研究虚词的重要途径。作者受了黄先生的启发，写这本书时也致力于阐明虚词得义的由来。他认为表示同一意义的若干虚词，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由于同源，有的由于通假，有的由于实词虚化，有的由于虚词转化，有的由于引申，有的由于反训，等等。他注意到同义虚词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语音联系。他在书中着重说明这些语音联系，运用声近义通的道理来说明这些相同义项的由来。这是作者致力的另一方面。作者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增强了这本书的科学性。

余君研究虚词，撰写了《古汉语同义虚词类释》这本兼具实用和研究价值的书。我认为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值得学习；这种努力弘扬祖国文化的精神，应当发扬！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以介绍给广大读者。

一九九〇年七月八日周秉钧写于岳麓山

· 前 言

《虚字说》云：“虚字者，语言衬贴，所谓语辞也。”虚字，就是虚词。古代叫法不一。除了叫“虚字”和“语辞”而外，还叫辞、词、语词、语助、助语、助辞、助字，等等。从而今的分类看，除了语气词、结构助词、音节助词和一些附加成分外，还包括代词、副词、助动词、介词、连词、叹词和应对词等。

古汉语虚词（下或简称虚词）是古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元代卢以纬作《语助》（今将魏维新等人的增补录入，名曰《助语辞》）以来，讲虚词的专书相继问世，并逐步扩充和完善。确山刘淇的《助字辨略》，高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长沙杨树达的《词诠》，涑县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杭县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部。《经传释词》和《词诠》，至今还被奉为主臬。这些虚词专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列词条，然后罗列义项，再分别解释、举例。而今出版的一些古汉语虚词新著，大致还是这个体例。

将一个虚词分出若干个义项，分别加以解释、举例，这是从纵的方向进行的。对词语义项的处理，还可以从横的方向上进行，这就是研究词与词之间义项上的联系。对古汉语虚词同义词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

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词与其他的词，有时可以相通，尽管它们在形体上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现象，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成书于“战国至西汉之间”（周祖谟先生《尔雅校笺序》）的《尔雅》，就开始将意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词语放在一起进行诠释。如《释诂·第一》：“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金、咸、胥，皆也。”但《尔雅》所收的同义词，一则数量不多，二则多为实词。东汉扬雄的

《方言》虽然收的同义词不少，但仍以实词为主，且都是就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说法来讲的。至于虚词，可以说至今尚无一本比较系统地从同义角度进行研究和类释的专书。虚词的同义现象，主要在一些虚词专集中多少有所反映而已，《助语辞》将“只止忌居诸且思斯”列为一组，《助字辨略》将“無无亡”列为一组，就属这种情形。这里所谓“同义”，只是指一些虚词在某一个义项上相同，而不是所有的义项都相同。甲虚词可以以其某个义项与乙虚词的一个义项构成同义，也可以以其另一个义项与丙虚词的一个义项构成同义。如“但”，就以其“仅仅”之义与“直”构成同义，又以其“白白”之义与“空”构成同义，还以其“只管”之义与“第”构成同义，而“直”、“空”、“第”又可以以其别的义项，与其他的虚词构成同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个虚词可以出现在这一组内，又可以出现在那一组内，原因就在这里。再说，某些虚词即使在一个义项上相同，也只是基本含义和语法功能大体相同而已，彼此之间往往还有微妙的差别。比如“若”与“果”都可以作连词表假设，都有“如果”的意思，但“果”可译为“果真”（更切），“若”却不行。再如“矧”与“况”都可以表“何况”之义，但“矧”只用于上古，“况”则沿用至今。又如“而”表转折，语意就比较轻；“亦”表“也”义，“亦”意切而“也”意缓；“汝”表第二人称，多用来代称无须客气的对象；“弗”和“不”都作副词表否定，“弗”修饰的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不”修饰的动词则通常都带着宾语。诸如此类，还可举出许多。正因为许多虚词都同中有异，加上各个虚词常用的基本义项不一致，侧重点有所不同，所以尽管放在一组之内，有时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互换。本书效《尔雅·释诂》之例，主要在求其同。同中之异，能说的说一说，暂时无从说起的，就留待以后去研究了。

确定一个虚词与另一个虚词是否为同义词，第一步就得对虚词的义项逐一加以审定，看是否有基本含义和语法功能大体相同者。一个虚词到底有多少个义项，应当是客观的。但随便打开两本讲古汉语虚词的书，就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对同一虚词义项的划分

往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别很大。这是由于认识不同所致。王力先生在给向熹先生的《诗经词典》所作的序中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个人不能创造语言，创造了说出来人家听不懂，所以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同一时代，同一个词有五个以上的义项是可疑的（通假意义不在此例），有十个以上的义项几乎是不可能的。”王先生这个意思，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古汉语虚词的义项，以防其滥，无疑有指导作用。但像“苟”之作副词，《词诠》引《诗经》郑笺云：“且也。”同时又按曰：“苟之训且，今有二义，一为‘苟且’，一为‘姑且’，‘苟且’义重，‘姑且’义轻，古义无别耳。”这种情形，在虚词中并不是个别例子。古人训诂，常常若干个意义均用一个字来表示。如《经传释词》“与”字之训“为”，所列诸例用而今的汉语语法理论去考察，就有表动词“是”者，有表介词“被”者，有表介词“替”者。古人笼统，仅以一词概括，今人详析，便一而有二有三。所以徐仁甫先生又在《广释词》中说：“虚字古少，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增多。古人用同一个虚词，后人按之文义，以其时代所用虚字分别代之，前疏而后密。”这个看法也是符合实际的。王先生重其本，徐先生明其用，看来都得兼顾，本书在审定义项时，就采取了兼顾的原则。本书有的词义项达三四十个，除了将古人之“笼统”加以“详析”而外，更多的则是通假的结果。

义项的确定，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因为任何义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为此，在考察一个词是否具有某个义项时，总要借助于一定的上下文。但简单的随文生义，也容易造成失误。因为常常有这种情形，某个词根据上下文似乎有某个含义，但去掉这个词，句意依然存在，这就不能轻易地说这个含义是这个词本身固有的。含义既不属于这个词本身，也就不能作为其确立义项的根据（配合他词使用者不在此例）。实词如此，虚词也是如此。比如“其”字，《词诠》列了十二个义项，按王力先生的意见，就已经在“几乎不

可能”之列了。但考其在先秦古籍中的用法,《词诠》也还有当收而未收者。《古书虚字集释》列出了四十五个义项,释前人之未释,发明甚多,《词诠》的不足也弥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但其中有些义项,也难以站住脚。又如“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史记·王翦传》)一语中的“顾”,《助字辨略》训“乃”。杨树达按:“此顾字亦反也。”杨案已明,而有位先生在其所著虚词书中更别训“岂”。“顾”字训“岂”,《助字辨略》有之,但非此例。此例之“顾”,训“乃”、训“岂”似乎都可读通,但训“反”即反而,亦文从字顺。“反”乃“顾”字基本义之一,能用基本义释之,又何必另求他训呢!象这样的情形,可以说大多是随文生训失去控制的结果。一失控就会生出虚假义项,这对训诂又是有害的。为了尽量剔除虚假义项,本书在审定每个虚词的义项时,都进行了反复的考辨。

同一意义有若干虚词来表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因同源而来的,如“才”、“财”、“材”、“裁”、“纔”之表“仅”义;有因通假而来的,如“第”、“地”之表“只管”义;有因实词虚化而来的,如“益”之由动词“增添”虚化为副词“更加”义;有因虚词互相转化而来的,如副词之“又”转化为连词之“又”;有因同类虚词引申而来的,如副词“非”由“不是”义引申为“不”义;有因反训而来的,如副词“颇”之表“略”义;有因方言不同而来的,如“胥”之训“皆”,《方言》谓“为东齐语”;有因各书用语习惯不同(也有人认为是方言不同)而来的,如《尚书》凡“其”皆用“厥”,《论语》言“斯”不言“此”,《汉书》用“颇”表“都”、用“亶”表“只”,等等。还有因修辞需要或异体等途径而来者。

同义虚词有不同的来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义虚词之间,又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语音联系。如否定副词基本上都是唇音字,近指代词大多是牙音字,这就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尽管同义虚词各有来源,但语音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的意义用若干个虚词来表示,甚至可以说不少都是语音相转的结果。这个问题,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就有所论及。在《动词的发展》一节中，王先生对“爰 yīwan”、“曰 yīwat”、“言 gīan”三个动词词头（本书作用于动词前补凑音节的助词处理），作了如下的描述：“‘爰’、‘曰’是双声，而且是寒月对转；‘爰’、‘言’是迭韵，而且同属喉音。它们在语音上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认为是同一个词的转化。”这就是极好的说明。《经传释词》在“徒”字条下引《吕氏春秋》之“异用”和“离俗”两篇注云：“徒，但也。”黄侃批道“‘徒’之训‘但’，乃引申谊。‘特’、‘但’、‘徒’、‘直’、‘独’五字，皆‘止’之引申假借。”一般言引申就不言假借（按此实指通假），言假借也不言引申，这里既言引申又言假借，并非故意矛盾，也是在告诉人们，它们虽然都是由“止”义引申出来的，但彼此（包括“止”字）之间语音关系密切，视为假借也可以。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有些词之所以引申出某个义项来，与别的词语音相同或者相近，正是一种诱因。本书在各个虚词例下引释意义之后，又对其与同组中某个语音比较切近的词在语音关系上加以描述，有些已指出其来源的也是如此。这对较全面地认识同义虚词间的有机联系，不失为一种重要途径。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文部分，收先秦和汉代义项比较可靠的同义虚词。二是小结部分，主要对正文部分有关问题加以适当的说明。三是附录部分：一收那些义项是否与该组相同尚无把握、既不足以列入正文部分又无从断然加以否决的先秦和汉代的同义虚词；一收汉代以后出现的同义虚词（其下用浪线标示）。

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汉代音系》中说：“可以假定，汉代声母和先秦声母一样，或者说变化不大。”又说：“汉代（按此指东汉）韵部已经接近《切韵》的韵部。”如果要照顾韵部，东汉出现的同义虚词，似乎应当和“汉以后出现的同义虚词”放在一起。但这样，汉代“义项比较可靠的同义虚词”就会跨越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使体例显得搅杂。而音训在古代，一般说来，声纽的作用大于韵部。王先生所谓“接近《切韵》”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事实上东汉的分部与《切韵》的分部差别还是明显的。为避免前后跨

越，东汉（本书具体地说主要是《后汉书》）的词语本书仍同先秦部分放在一起。鉴于东汉的例子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加以引用，数量很少，即使东汉韵部“接近《切韵》”，这样处理，也不会有什么妨碍。

列子，即列御寇，在《庄子》中专有一章讲其事迹。一提到列子，人们就想到他是先秦时代的人。但《列子》一书，据今人考证，当为魏晋人所编纂。不过考证者同时又指出，其中不少章节如《汤问》等，又确是先秦作品的遗留，鉴于该书的复杂情况，为了照顾人们的思想习惯，该书用例不得已而引用者，也列入先秦部分。为使词语的义项能站住脚，一般地说，凡用了《列子》例的，同时还要引用先秦西汉别的书的用例。单引《列子》一书的用例者，本书不过一两处而已。特此说明。

本书在释义时，多引前人较有影响的训释作依据。时贤著作中有所发明而又比较可靠者，亦有所采录。一个虚词的诠释所引著作不只一部时，意在互为补充。

本书上古音部分，以吾师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为准，适当参考吾师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黄侃、杨树达先生在《经传释词》一书天头上的批语，或音或义，在词义来源的总体认识方面，可以给人以启发，但就每条具体意见而言，因其并未系统考察词语出现的时间，对词与词间联系的描述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仅取其可用者而用之。中古音以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为准。声韵关系的描述，则采吾师王力先生《同源字典》的理论，只声韵代表字为从各家通常的用字习惯，作了适当的调整，为便于一般读者阅读本书，今简述如下：

声纽关系示意图 (纽表)

喉		影 o						
牙		见 k	溪 k'	群 g	疑 ng		晓 x	匣 ɣ
舌	舌 头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来 l		
	舌 面	章 tɕ	昌 tɕ'	船 d	日 ɳ	喻 j	书 ɕ	禅 ʒ
齿	正 齿	庄 tʃ	初 tʃ'	崇 dʒ			生 ʃ	俟 ʒ
	齿 头	精 ts	清 ts'	从 dz			心 s	邪 z
唇		帮 p	滂 p'	並 b	明 m			

同纽者为双声。如见见双声。(按即通常所谓见纽双声)，透透双声，从从双声。

同类直行，或舌齿同直行者为准双声。如端章准双声，初清准双声，书心准双声。

同类同横行者为旁纽。如群见旁纽，日喻旁纽，帮并旁纽。

同类不同横行者为准旁纽。如透日准旁纽，定书准旁纽，心崇准旁纽。

喉与牙、舌与齿为邻纽。如溪影邻纽，章初邻纽，生喻邻纽。

鼻音与鼻音，鼻音与边音，也算邻纽。如疑泥邻纽，明来邻纽，来日邻纽。

韵部关系示意图（韵表）

甲类	之 a	支 e	鱼 a	侯 o	宵 ō	幽 u
	职 ak	锡 ek	铎 ak	屋 ok	沃 ōk	觉 uk
	蒸 ang	耕 eng	阳 ang	东 ong		(冬) ung
乙类	微 ai	脂 ei	歌 ai			
	物 at	质 et	月 at			
	文 an	真 en	元 an			
丙类	缉 ap		盍 ap			
	侵 am		谈 am			

同韵部者为迭韵。如之之迭韵（按即通常所谓之部迭韵），阳阳迭韵，真真迭韵。

同类同直行者为对转。如鱼阳对转，真质对转，谈盍对转。

同类同横行者为旁转。如幽侯旁转，微脂旁转，元真旁转。

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如幽屋旁对转，微元旁对转，侵盍旁对转。

不同类而同直行者为通转。如蒸微通转，阳盍通转，支质通转。

虽不同元音，但是韵尾同属塞音或同属鼻音者，也算通转。如质盍通转，真侵通转，阳文通转。

本书参考的古汉语虚词著作，主要有如下一些：

《助语辞》，卢以伟等著。

《虚字说》，袁仁林著。

《助字辨略》（简称《**辨略**》），刘淇著。

《经传释词》（简称《**释词**》），王引之著。

《经传释词补》（简称《**释词补**》），孙经世著。

《经词衍释》（简称《**衍释**》），吴昌澹著。

《经传释词札记》（简称《**札记**》），俞敏著。

《词论》，杨树达著。

《古书虚字集释》（简称《**集释**》），裴学海著。

《诗词曲语词汇释》（简称《**汇释**》），张相著。

《诗词曲语词例释》（简称《**例释**》），王锺著。

《广释词》，徐仁甫著。

《上古汉语词典》钟旭元、许伟建著。

《文言虚词》，吕叔湘著。

《古汉语虚词手册》（简称**韩《手册》**），韩峥嵘著。

《文言虚词通释》（简称**尹《通释》**），尹君著。

《古汉语虚词》，杨伯峻著。

《文言常用虚词》，杨伯峻、田树生著。

《常用文言虚词词典》，陕西师范大学《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编写组著。

《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简称《**用法词典**》），陕西师范大学词典编写组著。

《常用文言虚词手册》（简称**于《手册**》），于长虹、韩阙林著。

《实用古汉语虚词详释》（简称《**详释**》），段德森著。

《古代汉语虚词通释》（简称**何《通释》**），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棻著。

《古汉语疑问词语》，王海棻著。

《古汉语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洪成玉著。

《文言复式虚词》，楚永安著。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简称《**变文**》），蒋礼鸿著。

还参考了《尔雅·广雅·方言·释名清疏四种合刊》，《经典释

文》(简称《释文》),《说文通训定声》(简称《定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简称《说文》段注),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简称《说文约注》),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和《诗经韵读》,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周秉钧先生的《古汉语纲要》和《尚书易解》,王世舜先生的《尚书译注》,江灏、钱宗武先生的《今古文尚书全译》,马茂之主编的《楚辞注释》,黄寿祺、梅桐生的《楚辞全译》,向熹先生的《诗经词典》,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词典》,易孟醇先生的《先秦语法》,以及《十三经注疏》与《诸子集成》、《二十五史》,等等。

为了便于参引和查阅,本书每组都取该组前两个或者三个词的第一个汉语拼音字母,组成一个代号。如表反问的一组,前三个词是“岂”、“几”、“宁”,代号就是“Q—J—N”。前两词或三词相同者,就在代号的最末一个字母后再加字母以示区别。

本书编了三个索引。

义项综合索引有两用。既可查找每个词在本书中的各个义项,也可以通过各个义项查找每一组词的所在位置。比如“而”的某个义项不知在本书哪一页,先在六画标“一”的部分查到“而”,再对其义项逐一审视,就可查出来。又如已知“而”的一个义项是“却”(或“但是”),查到这个义项后,表转折的一组词就可以找到。找到了一组词,再找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容易了。

代号词目分组索引,是为了查找每组词的代号而编的。比如在一组词中见有“(参)见J—R—Y组小结说明”字样,这“J—R—Y组”就可通过这个索引很快找到。这个索引还展示了每一组同义虚词到底包含有哪些词目。

词义分组索引,是利用词义去查词。比如已知“而”有“所以”之义,先按“所”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找到“S”,再在“S”之下找到“所以”,同组的词就都可以找到了。这个索引还展示了古汉语每类虚词到底包含有多少组同义虚词。

有了这三个索引,既可以从横向查每个虚词的同义词,又可以从纵向查每个虚词收入本书的所有义项。这样,本书就具有了双重

工具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讲古汉语同义虚词的专书，同时也可以作为一部古汉语虚词集解性的书来使用。

我决定把本书献给吾师钟寿祺先生。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本书的写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训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周秉钧先生、唐作藩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等的指教，周秉钧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周祖谟先生为本书题了书名，钟寿祺先生为本书题了扉页，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周序

前言

义项综合索引

代号词目分组索引

词义分组索引

正文

义项综合索引 (按笔画)

通过本索引,可以查检本书各组任何一个词在本书中所收的全部义项。

为节省篇幅,本索引在标明各义项的词性时,一律省去其后的“词”字,如副词就只写作“副”,语气词就只写作“语气”。

一 画

【一】

- 一 ①副,确实。(56) ②副,都。(456) ③副,完全。(544) ④副,刚刚。(617) ⑤副,竟然。(624) ⑥连,或者。(370)

二 画

【丿】

- 几 ①副,将近。(215) ②副,就。(234) ③副,屡次。(255) ④副,大概。(282) ⑤副,几乎。(291) ⑥副,难道。(298) ⑦介,到(……时候)(42)。 ⑧连,而是。(523)
- 乃 ①代,你(们),你(们)的。(271) ②代,他(们)的。(293) ③代,他(们)。(309) ④代,这。(582) ⑤代,这……。 (590) ⑥副,反而。(111) ⑦副,本来。(124) ⑧副,已经。(167) ⑨副,只。(187) ⑩副,就。(231) ⑪副,难道。(301) ⑫副,也。(406) ⑬副,又。(534) ⑭副,还。(560) ⑮副,就是。(601) ⑯副,刚刚。(612) ⑰副,竟然。(621) ⑱副,才。(632) ⑲连,而。(97) ⑳连,和。(178) ㉑连,尚且。(260) ㉒连,但是。(264) ㉓连,至于。(276) ㉔连,而且。(332) ㉕连,如果。(345) ㉖连,于是。(392) ㉗连,还是。(539) ㉘助,的。(645) ㉙兼,如此(336)